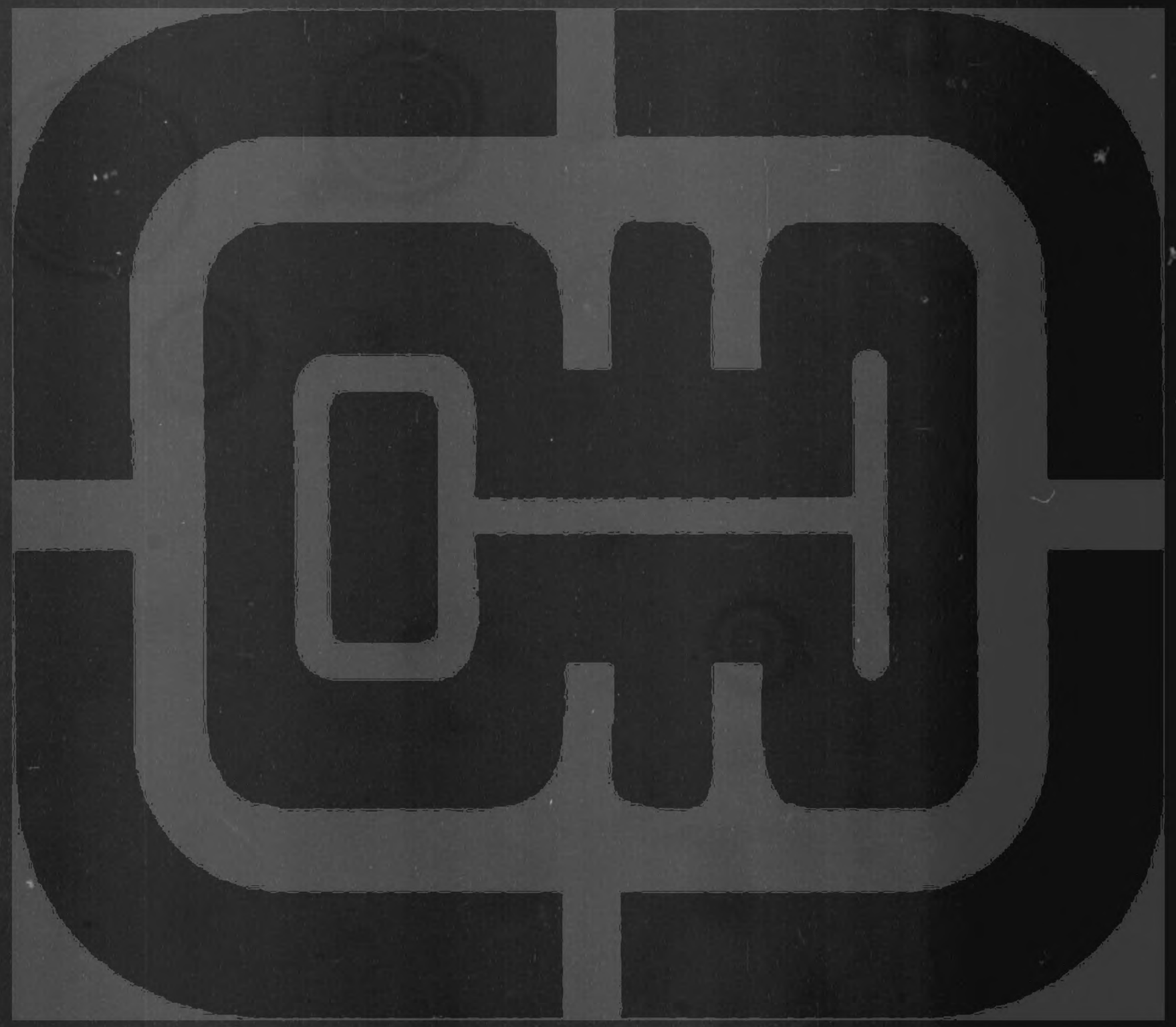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二

疏 表

乞恩改除教職疏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除授浙江寧波府慈谿縣知縣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訖緣臣禀氣虛弱賦質尫羸久患痰火時發哮喘即今勉強辦事舊病加增每吐血痰不時迷暈詢之醫人皆稱不蚤調養患且不測臣自揣疎庸且外官無養病之例本即告乞休致竊思 聖明在上凡蟲魚草木之微皆得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臣雖一介草

芽叨　賜甲第重荷厚恩豈敢終廢棄伏乞　聖
慈憐憫俯賜曲全勑下吏部查照嘉靖八年進士高
簡先除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知縣後因本官具奏改
除直隸揚州府儒學教授事例將臣改除附近教職
容臣調理病症萬一痊可則螻蟻餘生皆　皇上之
賜而涓涘之報有日矣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臣因病篤冒昧乞恩比例改除教職奏蒙　勑下吏
部已踰三月未經該部題覆臣在任瞻望度日如年
齋本人役忽自京回稱說曾具通狀告行該司推稟
蒙面諭臣已經巡按浙江御史張景李遂先後薦舉
正宜益勵初心黽勉供職不當改調因此案候不行
臣聞之不勝悲感匪躬蓋瘁臣非不知圖進徼榮臣
非不欲但臣前病益增晨夕伏枕一籌莫展六事盡
廢若過自疑畏不復哀鳴於　君父之前則將來病
勢益不能支臣死不足惜而百里生民之命固不可
一日無所寄者豈容鰥官曠職而上負吾　君下負
吾民以自速天譴耶此寔臣之苦情積慮不能不仰
叩　皇上之垂憐也如蒙　勑下吏部查照先令本
內事情將臣改除教職以便調理病症則　皇上再

造之恩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矣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

代費鍾石薦唐漁石疏稿

臣先准兵部咨令九卿科道各舉將材近又節得邸報見陝西撫按諸臣奏稱達虜擁衆深入仰勤 聖慮臣以非才久叨厚祿夙夜圖惟深以不能獻長策贊 廟謨爲愧偶有所見豈敢隱默臣惟書稱有備無患詩言用戒不虞蠢茲夷狄雖若無知然其氣勢之消長寔視我中國人才之盛衰也故韓范在軍西賊爲之破膽司馬復相虜人不敢窺邊此皆往事之明驗可見用人之當先矣臣切見原任刑部尚書唐龍忠貞素禀文武兼資志節追乎古人才猷邁乎名將始令鄰城擊却巨寇繼巡江右拯活遺黎督漕兩淮調度允爲法式總制三邊經營久著威名有臣如此在內則可以參謀 九重在外則可以折衝萬里蓋眞難得之才而今日所當首先擢用者也先年本官以母老告歸侍養臣昨給由便道訪其私家見龍精神意慮一如壯年生有三子俱已成立凡其所以養母而奉侍朝夕者蓋不待龍親自爲之矣禮金革之事無辟矧如龍者有子可代侍養正當召還柄用

豈宜遂其安閒臣愚莫若今日兵部照先今吏禮工三部事例添設尚書一員就將唐龍起用則聲實所加必能致遠人之畏服萬一有警則命之出將必能著攘却之績收保障之功矣臣淺聞寡識輒干用舍之機感恩圖報過有芹曝之獻如蒙　聖明采聽乞即　勑下吏兵二部從公評議行取本官到京則中外之士論攸歸遠近之輿情允協軍國之緩急有倚而遠人之窺伺可息矣

乞休致疏

臣幼即喪母飢寒失調長兼耕讀積勞成疾及叨舉進士選授浙江慈谿縣知縣事頗繁劇臣以非才夙夜幹理痰疾大發咳嗽吐血比時引例陳情奏蒙皇上憫臣危迫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官卑事簡靜養調理以致前疾痊可歷陞今職是臣之少延殘喘獲有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臣雖糜骨捐軀莫罄涓涘之報豈敢辭勞就逸以負曲成之恩但臣父少孤家業零落生臣等四子因貧無資兩子出贅一子出繼臣父與臣相依為命今臣叨享祿食欲奉以就養臣父以山林之性官舍扃鑰不便出入纔到任所旋即思歸欲乞歸終養臣有兄弟例不敢請臣父

在家日夜念臣臣在官舍日夜念臣之父臣之情事
莫知所措舊年三月內正擬陳情乞休侍養忽得邸
報臣由稽勳改調考功臣即思今年例該考察京官
關係匪輕當事任怨人臣之義臣若乞休則是推奸
避事不忠之罪莫大於此今仰賴　聖明照察凡諸
臣堪以供職者仍舊存留其有奉職無狀者循例黜
謫臣於此時若又因循竊祿忍棄其親則不孝之罪
亦莫大於此今臣孤身在任妻子俱在原籍每家書
至備述臣父思臣之狀臣雖勉強供職而心情懸繫
精神恍惚痰火復發怔忡健忘膚理瘠耗筋骨疼痛

臣父今年七十有五衰年多病久近之期臣不忍言
而臣之軀命亦自知非延永之兆也仰惟　皇上以
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群生庶類各得其所故敢不
避僭瀆之誅上干　天聽伏乞　勑下吏部容臣休
致侍養臣亦因得以調理病症倘臣父子少延一日
皆我　皇上一日之賜也歌太平於有象祝　聖壽
於無疆而感荷之私昊天罔極矣臣無任祈懇迫切
之至爲此專差辦事官曹章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前疏至京值桂御史劾本已下遂不果上

代南九卿賀擒夷酋疏

伏以睿謨廣運聿收帷幄之功玄德升聞式奏封疆之凱易稱神武自古已昭書頌天威于今爲烈百嘉鬯遂九圍敉寧恭惟　皇上　膺歷授圖握符御極聰明時憲勇知高出於百王道德日新勲業重光于列聖順帝則而不知不識盡君道而有猷有爲四箴以教域中一怒而安天下蠢茲叛逆先鼠竄于窮荒引乃夷酋每蜂屯于邊境既頻年入寇秦晉遂非時逼近幽燕至勤當宁之懷用竭上玄之叩使功使過屈群策以無收作福作威總萬機之獨斷義勇效靈於七筋囚奴褫魄於壺漿自速天誅不專人力調舞干之賛何待七旬諷采薇之歌無煩一月宣王威於沙漠顯廟筭於氊裘衛律既亡必繫單于之頸繼遷已敗定梟可汗之頭永綏九重北顧之憂益振萬載中興之績臣等備官南署叨祿留都愧無克敵制勝之能徒有戀主服勤之念遥同星拱敢效蒿呼伏望聖敬緝熙王猷允塞惠京師以綏四國咸享昇平類上帝而禋六宗永膺福祉臣等無任瞻天荷聖忻躍屏營

代本堂宋公謝改兵部尚書疏

竊惟留都地重官備六卿司馬任隆職司九法矧屬

干城之寄寔嚴鎖鑰之防必得其人庶堪茲選如臣者賦資愚朴徒勤許國之忠逢運休明未識經邦之略馳驅方岳旋涉兩京忝冒卿曹洊經三部每懷鰥曠之懼恒覥尸素之慚忽被殊恩復更要秩膺保釐之責負荷惟艱深感激之私圖報逾切始終竭力務既初心夙夜匪躬冀全晚節臣無任感戴之至

擬　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表　會試作

伏以乾象宏開祇肅飛龍之度商文昭揭式潛雉雉之思袞衣日見於宵旰章服時承於晝接罔游于逸有那其居謹拭目以改觀敢揚眉而作頌臣等懽忭懽忭頓首頓首竊惟左掖右門天垂營室之象上棟下宇易昭大壯之文固將利用以安身亦欲居賢而善俗堯茨不剪尚興衢室之工舜門既開尤好總章之問爰及商周之際蓋嚴戶牖之銘上德弗事於懷居至人恒切於望道自丹楹刻桷之風熾致瓊宮瑤臺之俗興長樂未央已見高皇之逸志明光朱鳥益張武帝之侈心嘉德徽音何裨實得盤龍儀鳳徒飾嘉名安樂成宮矜歌管珠簾之句東堂開宴誇金屏翠帳之詞慨古道於將湮幸斯文之有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天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先王之舊
豈終循誦習傳而守近代之遺成德所以爲行既玩
辭於周易多聞將求建事遂取法於商書九五命齋
深悟乾爻之義恭默名室潛孚說命之辭遂擇日以
興工不踰時而就緒庶民子來於經始萬方快覩於
落成大寢尊嚴天居爽塏千櫨赫奕高映端門萬栱
崚嶒仰模營室巉巖容與儼漢水之仙槎搖漾軒翔
恍新亭之龍刹甘泉遠望神極崢嶸函谷遥看皇居
佳麗鳴鞭清蹕柳扆垂旒邑邑弼承肅肅卿士不惟

資之游息蓋寔藉以藏修乘龍御天大明終始審象
立相爰置後先乾乾與時偕行事事乃其有備日乾
夕惕體君子之自強精知力行協先王之成德雲龍
風虎以類相從麴蘖鹽梅交修罔棄運乾始以利天
下迪　高后以康兆民知至知終必與幾而存義惟
人惟聖不有善而矜能蓋非止決事於齋居而寔欲
審幾於屋漏者也臣等恭覩齋室之在上仰觀經訓
之有臨敢不貞固一心欽承庶位文明自勵少追在
田之龍道德允懷勉效築巖之士縱乏調元之德冀
輸納誨之忱伏願玩象玩辭靜觀乎陰陽消長之會

敷學典學致謹于理亂安危之原凛殷室二妃之言
鑒齊宮七市之對愛養民力敬迓天和瑞協星文感
華渚流虹之兆禎符象數獲瑶光貫月之占

擬追謚誠意伯劉基爲文成侯嗣孫謝表國子監堂考作

正德年月日伏蒙聖恩追謚臣祖基爲文成侯者謚
以尊名細大不浮於行節以壹惠事辭必稱其情懋
建勲庸固臣人之常分追惟報典實王者之至恩百
辟忻談一家悚聽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竊惟圯橋
孺子兵法本諸穀城壩上眞人帝業成于帷幄功昭
逐鹿瑞協斬蛇非直人謀誠由天授唯是生封萬戶
一代京觀沒謚文成千年侈美臣祖基西湖望氣蚤
知眞主之興勝國辭官久利大人之見放浪山水娛
樂詩文書著郁離聊爾窮居而獨善策陳時務遂爲
自獻以先資間道詣金陵彷彿下邳之屬乘風發伏
卒庶幾武關之謀僞漢先擒大戰效勞于彭蠡借吳
繼下密謀因定乎中原豐爵固辭罔敢貪天爲己力
微猜不避寧忍立黨以欺君呼吸雖睽違于赤松韜
略實淵源于黃石仰稽天象俯察人情此　太祖謂
之子房而　先帝所以錄后也茲遇　皇帝陛下大

智博臨深仁徧覆爰知守成不易因思創業惟艱激勸事功凡有長而必錄灼知勞勩故雖遠而不遺仰惟祖武之繩追繼　皇考之志載須異數大溥殊恩謂臣祖翊運開先庶乎經天緯地摧堅撫順允矣立政安民祿食雖享于生前寵錫未加于身后易名以謚渙號文成進伯爲侯鼎新武秩光騰詔旨寵溢祝辭非徒稽謚法于周公蓋遠述留侯于漢代后先媲美遐邇揚休衆口鑠金浮議雖遭于一旦積誠動物公論自定于百年此固天道之好還實由聖心之旁燭芳名在天地永爲彝鼎石室之勳大義昭日星豈止黃河太山之誓臣周修先業甘守敝廬春秋家學不傳婺緯忠忱徒抱仰膺追謚之寵實愜論譔之私乏賈嘉之能莫紹治安之策無魏謩之烈深慙忠諫之規惟懷鞏固本支敢曰爰及苗裔伏願心懸九有澤物不遺於遐道奉三無官人不專以世庸虞書之車服錫周雅之彤弓君臣保終始之全華夷均內外之戴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三

紀述

旂性資疎鹵向往不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寔不敢自怠凡所聞於師友輒爲紀之間有自得亦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已作不敢冒立言之責也

上篇

古之學者知即爲行事即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狥斯可謂

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牛梏于童可服于廟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君子積行而處窮守道而招毀命也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天性則責成於己

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而抑其於道也幾矣

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

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

實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爲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工文善書不可遽謂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理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

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

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沈俗

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

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之四端其一貫矣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學者不患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耳

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為得也

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徑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

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
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明養于靜而喪於耀勇昌于平而沮于愎
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
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達其
庶乎
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偽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於
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
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
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直木先伐全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
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
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
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

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況積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
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
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
斯其爲定則矣乎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
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

之不及也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
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
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
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
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
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

之手足爲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
九手九足也
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願以
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
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矣
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法者常棄經以爲腐
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俗其亦勿思甚矣
問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
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
難濟衆爲難
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俚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
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
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
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爲詩也唯君子
爲能舉之也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
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
不居斯得其道矣
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

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爲巧言所入或爲讜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非過也

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

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爲詩乎曰亂世之作也其詞冶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問曹植王粲曰其殆塗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觀可也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于史也曰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諸葛亮晉有陶潛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眞卿司空圖其猶古之遺也元聲之在兩間也洋洋乎曷

嘗一日息哉

文中子講學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師而受學焉輔相唐室卒爲名臣豈偶然哉

畜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爲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已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詆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古人於同已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已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

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至甘遯迹以遂

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

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

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禮廢而不肖者

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

心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

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信

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

文煩而億

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

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

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

車仲尼絀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達諸天故析以

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救陂行而伐

私情也

無成者惡盈也捂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情警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物於毀君子寧抑而濟毋順而溺寧毀而周毋譽而缺

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行也

懷求圖者緩急效負遠略者遏浮言

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

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則化相膠西則化其大人爲能格君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柰之何哉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或問之曰惟一誠耳彼專事導引者亦何爲哉

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王烈居鄉不事武斷也人皆望廬而還矣龔遂之郡不持干戈也盜皆賣刀買牛矣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絀者衆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已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君子之爲政也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

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炙雖美不可以告也有不粒食者矣饔飧雖善不可以告也

我聞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是財者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財者軍國之大政也苟生之衆爲之疾而非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亦難乎恒足矣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已之莊矣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已之謙矣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已之仁矣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已之義矣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已之信矣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曰子不聞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曰然而今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覩其貌於夢寐之間若其氣類之相感乎

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

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乎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乎矣而況於人乎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終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久不張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或問文必本諸行乎達諸政乎曰然吾聞之其行敦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爲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

効者比依違是非者謫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
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盖
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
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
可以勿藥而愈矣
寇賊猾夏猶水之於木石也石實水不能入木不實
水則入之
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君子之於刑也服民不難中刑爲難中刑不難致明
爲難致明不難清刑爲難清刑不難用仁爲難

君子之道博學以畜其德博問以通其學精思以研
其幾直躬以踐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爲政之本
矣仰察於天時俯察於土俗中察於人情視民不
良如已之惡視民不足如已之匱知斯五者可以
得爲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
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獄而
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五者具舉可以爲政
矣
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

曰勤五曰愼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愼之樂放僻之聲也

古之稱善政者愛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剥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國今之征斂計肥其家古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己之情

世有温良慈祥者矣事不能舉訟不能聽今謂之無才者也世有見事敢言者矣竭民財力逢迎上官今謂之有才者也然無才者殃民實淺有才者殃民實深君子宜知所擇矣

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爲己故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言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寀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爲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

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

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碼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

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政也幾矣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爲也

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聊曇本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

焉豈後人誅絶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矣哉

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

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後渠崔子夢中所得之

言也

或問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或問

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直之

囮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非以勝人

也

詞章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

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謚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時則

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

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于天下亦安然

受之矣

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强行也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

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豈唯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宋之理學固至周茂叔而大明慶曆中范希文以中庸授張子厚蓋已啓其端矣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羅景鳴因西涯李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人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權枉之權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

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眞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不必紛紛致辨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胄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

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

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

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以授之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

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三